

## 小人物 曼生活

胡建君

曼情的可贵之处,在于她能在平淡、琐碎甚至灰暗的日子中也能发现光,一一专注地呈现于笔端,并持之以恒。在每一个万物俱寂的深夜,等两个孩子都安睡后,她便放下疲惫,投入地在纸上涂鸦自己喜欢的小人物,那是她最自得其乐的小世界。

不知不觉中,曼情的“曼生活”系列已坚持画了两年多。几乎每天用一张小品来记录生活,成为她不可或缺的日常。她一直清晰地记得2020年8月19日那天,有幸拜访何曦老师的云间工作室,得到不少启发和鼓励。回来的地铁上,偶遇一个很有型的黑女人,注目良久,回到家她便按捺不住地画了张水彩小品,并发在朋友圈,出乎意料地收获了近千个赞。何曦也很认同地说,画画就是怎么舒服怎么画,还随口将该系列命名为“曼生活”。

曼情有了信心,一发而不可收,再忙都会每天抽一小时左右画一张小品。她信手拈来白天教学生画画的卡纸就随意涂抹,有的画面来自白天一闪而过的某个镜头,或某些不起眼的小人物,有的是记录自己两个孩子的成长,有的则来自她天马行空的想象。画里画外有亲情友情爱情,有情绪宣泄,有自我疗愈,有对现实的迷惘,更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她也借孩童的目光与形象表达成人世界的光明或

幽暗,委婉传达自己的情绪和思想。

她随手记录,随性而画,却有陌生朋友辗转给她留言,说看到某张画就想到了自己的父母,忍不住热泪盈眶;也有妈妈感叹画作很像她的女儿,能不能用来做微信头像;还有人则在疫情期间,天天翻看她的那些小人物,感觉到一种会心的慰藉和温暖。小小的人物意蕴深长,竟折射着人间万象,芸芸众生……曼情想不到自己画的一些小作品也能散发光和爱,她都希望自己能继续如此纯粹地画下去,就这样幸福地画一辈子。

一直有着孩子般笑容与心思的曼情,曾从事近20年的卡通影视前期工作,参与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猎龙者》和李少红导演的《功夫侠》等动画影视作品。2018年,曼情正式拿起画笔,画自己想要表达的一切,成为独立艺术家。她的系列作品造型精准,擅于把握刹那的动态,特别是眼神直入人心,大概也与她之前夜以继日的卡通形象训练有关。

曼情笔下的动态人物很接地气,却难得清新不俗,结合了她得心应手的卡通形象与趣味,且从真实的生活中来,显得既生动又平常。她的作品疏密有致,虚实巧妙,瞬间动态和细微表情尤为传神,仿佛随手漫写,却又纤毫毕现,引人共情,发人

深思。快递箱、塑料袋等日常道具的表现很见细节功夫,常常令人会心一笑。她的水彩涂色借鉴了张培础的水墨技法,艺术观念与创作理念则深受何曦与王劫音的启发与影响,作品的呈现往往小中见大,举重若轻。她用不一般的轻松笔触与视角,让疫情笼罩的当下拥有一份穿越屏障的温暖,用有情的笔端凝聚最美的时光。

如孩童般直面天地万物、至情至性地表达内心的她,渐渐受到各方关注与认可。“曼生活”系列部分“小人物”作品还入选了上海美术大展、上海漫画大展等官方美术大展,被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栏目选用,登上了大雅之堂。以“大白兔奶糖”系列小品为粉本的水墨作品,还有幸被中华艺术宫收藏,引来观众驻足热评。这些都是曼情不曾想到的惊喜。

她认为作品不分材料不分大小,只要能打动人的就是好作品。其他并不重要。善于学习的曼情希望自己的每一天都是从零开始,可以尝试不同的材料和内容,不断突破自己。更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做成一部艺术影像短片,那必定是属于她的独一无二的最好作品。

曼情的小人物,包藏着大世界。她把友爱、同情与悲悯之心,也折射在画面的字里行间。静态的画面隐含有一种时空或速度的描述,仿佛穿越过往与未来,穿透黑暗和彷徨,将光明、美好、纯真即刻传达与呈现。因为心中有光,眼中有爱,身上有戏,即便是小人物与小空间,也满载着幸福恒远,欢喜长久。

## 醉在枣花香

刘峰

如同得到号令一般,一俟初夏,故园大地,一树树枣花竞相绽放,醉人的花香,一直渗透到梦里。

伫立在山口望故乡,只见嫩青的天空、洁白的流云、赭黄的土地、碧绿的枣树,构成了一幅宁静而唯美的画卷。当风儿吹来,叶子相互摩擦着,窸窣窸窣,发出温柔的沙沙响,凌乱了地上的影子,将金黄的阳光轻轻摇曳。

风儿,又送来了久违的枣花香,缓解了我的乡愁,泛起了甜蜜的回忆!

枣树,是乡间最寻常的风景。一棵枣树的生长,占不了多大的空间,人们喜欢在庭角、院落种上它,让它成为平凡生活的点缀。而不少枣树为野生,在鸟儿或风的帮助下,将种子嵌入大地,发芽、破土、扎根,在日月轮回里,慢慢生长。

还没有进村,老远就嗅到了此花特有的清香,淡淡雅雅,沁人心脾,在内心泛起蜜一般的柔情。沿着巷子往里走,恬静的氛围里,不时传来蜜蜂嗡嗡的嗡嗡,花香如月光般汨汨涌来,让人禁不住停下脚步,慢慢地闭上眼睛,嗅一次次幸福的深呼吸。

小巷岁月长,树影幽苍苍。

当睁开眼寻觅觅花源,这才发现,巷里人家种了不少枣树,有些枣树经历了好几代人,苍黑的树皮、瘦劲的枝干、坚韧的外形、淳朴的气质,简直就是农人的化身。那一簇簇花儿,细细的、密密的、繁繁的,黄绿色,呈五瓣,半透明,匍匐在柔韧的刺条上,若隐若现在细碎的叶子间,惹得一只只蜜蜂一起一落。

当花儿凋零后,叶子会长得更稠,结下葡萄般的细果子;随着时间的流逝,枣儿慢慢长大,由青转碧,莹润如玉。一俟秋天,一颗颗枣子变得珠圆玉润,鸽蛋般大小,仿佛有一支无形的笔在给它们涂色。那色彩,可谓巧夺天工,次第而深,赭黄、淡红、铁红、赤红、乌红,宛如一枚枚精致的脸谱,恰似一团团美丽的胎记。

丰收的季节终于到了,该打枣子啦!此时的枣子全部变为红彤彤,一串串缀在枝头,将秋日的乡村点缀,如一幅幅斑斓绚丽的油画,冲击着人们的眼球——这种红,沉静而稳实、喜气而内敛,成熟而丰盈,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直白、诗意、好听的名字:枣红!

此红,残留着淡淡的枣花香,那是大自然馈赠的、光阴的沉淀、美的化身……

当花儿凋零后,叶子会长得更稠,结下葡萄般的细果子;随着时间的流逝,枣儿慢慢长大,由青转碧,莹润如玉。一俟秋天,一颗颗枣子变得珠圆玉润,鸽蛋般大小,仿佛有一支无形的笔在给它们涂色。那色彩,可谓巧夺天工,次第而深,赭黄、淡红、铁红、赤红、乌红,宛如一枚枚精致的脸谱,恰似一团团美丽的胎记。

丰收的季节终于到了,该打枣子啦!此时的枣子全部变为红彤彤,一串串缀在枝头,将秋日的乡村点缀,如一幅幅斑斓绚丽的油画,冲击着人们的眼球——这种红,沉静而稳实、喜气而内敛,成熟而丰盈,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直白、诗意、好听的名字:枣红!

此红,残留着淡淡的枣花香,那是大自然馈赠的、光阴的沉淀、美的化身……



“蜘蛛人”擦亮城市容颜

谢小青 摄



李传楠 书

## 此乌非彼乌

王蓉

“乌米”是什么?朋友以为是黑米,或叫紫米的。实则不然。我要说的是一种“菌”,嫩时可食用。有的地方称其为“乌饭”。这东西多长在玉米雌穗上,也有长在玉米叶腋间或骨节上。形状不规则。有不过人的手指大小,一节一节,有的香蕉粗细,还有的膨大可至人的拳头。

乌米呈黑褐色,仔细看会发现表面有一层灰白色薄膜包裹。此物并非随时都有。每年七八月份,进入高温潮湿天气,正值田间玉米的孕穗期,方可找到。

幼时回老家去看奶奶。全家老少二十几口,人多粮少不够吃,怎么办?

“走,带你上山要去。”

奶奶其实是去打野菜。

山上山下,四处搜寻。我那时不过三四岁,撒丫子自顾自疯跑。等野菜摘差不多了,我们回家去。奶奶一双金莲,走起来却飞快,我一步一回,葛头奔脑不愿离开,听见奶奶说:“今儿烙乌米饼给你尝尝……”其实这饼跟“米”没半毛钱关系。

时节一到,乌米熟了,要抓紧时间采摘。晋北人习惯说“该下了”。

奶奶挽了用玉米叶跟稻秆编的菜篮子,左邻右舍的女人们接踵相随,去往崖头的玉米地里掰乌米去。

玉米粘上的乌米,有老有嫩,很好分辨。老乌米已经开始打蔫,身形干瘪萎缩,颜色发黑,掰开来看,里面包着一团黑色粉末状物。这老乌米不能吃,要挑嫩的摘。嫩乌米卖相好,挺挺水嫩,表皮包裹一层灰白色的嫩膜,摸上去细腻滑润,太阳下亮晶晶的。但掰的时候需特别小心,别弄坏。一根一根,在篮子里仔细码好,手脚一定要轻,胡乱丢进去可不行。皮一旦破损,脏东西极难清理,基本不能食用了。

有的乌米,直接长在玉米棒上,看起来有点像一只尚未成熟的青菠萝。那乌米粒粒分明,从棒子壳中憋足了劲往外钻,往外顶,甚至能把层层包裹的棒子壳撑破。偶尔会发现整根棒子上,玉米

粒竟全都变成了乌米,每到此时,奶奶便轻声叹息,自言自语嘟囔,“跛脚驴子追兔子,紧赶慢赶,还是来晚喽……”是有点懊恼的口吻。

这样的乌米,则意味着整棵的玉米,将颗粒无收。即刻掰掉。然而这种有益真菌,即为乌米,生食味道鲜美,微甜,记忆中的口感,甚至胜过玉米本身,软糯Q弹,有点像吃棉花糖。

乌米掰回家,马上动手做乌米饭。最常见的是“烙乌米饼”。将乌米用清水稍冲上一冲,洗去浮尘,沥干水分,切成一扁指厚厚的片,备用。要取个大盆来加面粉。加多加少,完全是手上功夫。加水,慢慢加,不能一次加足。而后撒一点细盐粉,拿双筷子按顺时针或逆时针,朝同一个方向不停地搅和。看调成面糊状时,把切好的乌米倒进去,继续用筷子搅拌。动作要利落要快,为使其均匀地裹上面糊。

其时,另一边灶台上,大铁锅里放油,最好是烧肉炼剩下的猪板油。夹一筷子,锅底子上慢慢化开,锅子周边亦热起来。将裹了面糊的乌米一块一块小铲到锅里去,耳畔一阵刺刺拉拉声,香味腾起。接着把乌米拿铲子慢慢摊开,拍平,已经有了饼的形状。这时要舀一调羹素油来,贴着锅壁,小心地绕圈滑入锅内。调文火。再稍停一停,把乌米饼调个个儿。待等两面都炸成金黄色,夹出来搁边上凉着去。继续做下一张。我等在一旁馋口馋舌,等不到晾凉,咬一口,烫得嘶嘶哈哈,不及咽下又一口,酥脆,越嚼越香。

乌米饼炸好就那么吃,已经很香,奶奶吃时喜欢浇自制的调味汁。蒜泥加酱油,当然少不了山西老陈醋。吃吧。是另一种享受。

有次在网上无意间看到,说乌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矿物质、维生素、真菌多糖等等,一大堆人体必需氨基酸,是眼下时髦的“绿色保健食品”。仔细搜索后又有了新发现——“乌米”其实是生长在玉米秸或玉米穗上的一种病,学名叫“玉米丝黑穗病”,对玉米的收成有一定影响。这种病害在上世纪80年代已得到控制,据说现在已基本绝迹了。在我心目中几乎万能的奶奶,该不知道这些吧?想奶奶了,想奶奶的“乌米饼”……

## “临时群”和“工作群”

郑自华

常见这种情况:多年不见的老同学、老朋友相见,然后不约而同地提议“拉个群”;也经常“将某某拉进群”,此后某某就成了群的一员,算是有“组织”的人了。开始,大家在群里聊得很嗨,相处一段时间,新鲜感没了,再后来,群里很少有人发声,犹如僵尸群。日积月累,手机里“僵尸群”越来越多。请神容易送神难,建群容易撤群难,处理这僵尸群还真成了一件烦心的事。如果是一般群员,不高兴的话可以自行退出,来去自由。如果是群主,就没那么简单了,或者群主易人,或者将群解散。解散总要有说明吧。有一次,我将一个几年不见动静的僵尸群撤了,尽管事先在群里作了说明,依然有人私下打听,不是对某人没有意见?为什么将我移出?弄得我哭笑不得。

与其将来撤群尴尬,不如建群时就“安民告示”。很多时候,组织卡拉OK、聚餐、旅游等,都是一次性的活动,“X月X日OK临时群”“X月X日聚餐临时群”“X月X日——X日X地旅游临时群”,成立这些临时群的目的,是要公布聚会相关信息,

比如旅游,需要在群里公布上车地点、集合时间、住宿房间安排、吃饭餐桌安排,还有收费等事宜,以及其他相关注意事项,做到信息、财务公开;此外,还有集体照和风景照分享等。由于事先说好是临时群,活动结束后,过两天即撤销。

也成立工作群。有时搞大型活动,比如,我和同事、朋友出去旅游,组团将一辆大巴包下来,人数为50人,成员来自好几拨,这就有必要成立工作群,工作群的成员基本上是每拨人的组织者(或者召集人),工作群以三到五人为宜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,临时群尚未启动,工作群就开始工作。50人来自各个地方,各时段的上车地点和时间,晕车人员的座位,服务区休息后的人数清点等,都由工作群的同志负责。如有缺人,由工作群的同志负责联系。工作群的同志分工明确、职责分明,每次旅游都井然有序,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现象。当然,等旅游结束,工作群也随之撤销。

自从有了临时群和工作群,手机里的群总数就相对稳定,烦恼也少了很多。

## 我为高考护航

马晓伟

有人说:“不参加高考的人生是不完美的!”此话对没有读过高中的我来说,的确是一辈子的遗憾,好在每年的高考季,我都以实际行动为莘莘学子护航,为他们迎战人生的这场大考加油鼓劲。

由于家境贫寒,我初中毕业就报名参军入伍。到了部队,每当战友们聊起高考的话题,我总是感觉无所适从,想避又避不开,想聊,又不知该从哪儿聊起,唯有躲在旁边羡慕地听他们“显摆”。

然而,随着兵龄的增长,我发现每到中考、高考,部队很少组织飞行训练,那一架架翱翔长空的战鹰,全部转入地面练兵备战。我颇为纳闷,向部队首长询问,首长意味深长地说:“高考人生的大事啊,作为人民子弟兵,我们虽然不能像地方有关部门那样,奔赴一线为高考护航,但也不能当旁观者,科学调整空中飞行训练内容为地面训练科目,少了战机的轰鸣,孩子们可以更加沉着冷静应考……”首长的话瞬间拉直了我心中的问号,也为能有机会参与护航高考兴奋不已。

2017年,伴随着强军兴军的号角,我含泪脱下心爱的军装,转业到了地方工作。一年一度的中考、高考临近,我情不自禁想起昔日与战友们共同护航高考的往事,同时告诫自己,退伍不褪色,在这个涉及千家万户、牵动着广大学生和家人们的关键时刻,一定要为高考护航,纵然不能面对面关心呵护,也要在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考试

环境上出点力。

心动不如行动。每天华灯初上,是我和操友们相约跳广场舞健身操的黄金时间。高考季将至,我率先在微信群里发出倡议:考前调低音响音量,防止噪声污染和影响学子备考,考中暂时取消跳操活动……贸然提出这样的建议,我开始还有些忐忑,担心操友们不理解、不支持,出乎意料的是,大伙儿热烈响应,积极践行,并对有子女参加高考的家长热情支招或送上诚挚的祝福,希望孩子们得偿所愿,考出好成绩。

而在家中,妻子几乎每年都被安排参加监考或阅卷工作。此时,我深知妻子责任重大、使命光荣。为了使妻子无后顾之忧,全力以赴参与高考,我主动在家中当暖男,承包了所有家务和照顾儿女的任务不说,还放弃休息时间,进菜场、逛超市,精心选购她舌尖上的最爱,确保每天吃得健康、吃得营养,元气满满投入工作。虽然我比平时忙碌了许多,但看到妻子能有幸全程参与高考,我很是欣慰,因为她付出的背后,也有我的一份功劳。

不仅如此,在迎战高考的过程中,我连说话的声音好像都变低了,唯恐嗓门大了,影响到考场上拼搏的学子。而上下班时,我原本是途经一所高中校园,为减少噪声的产生,让学子们心无旁骛,从容为青春交上一份出彩答卷,我自觉驱车绕道行驶……

又到高考季,我将慎终如始……

我曾经养过两只乌龟,大龟是中华龟,小龟是巴西龟。想起它们,有一段有趣的故事。

大约在2011年初夏的一个早晨,我和老伴去农贸市场买菜,恰巧碰到一位农村妇女,在她站立的地方躺着一只手掌般大的中华龟。我们询问价钱?农妇回答5元钱。就在一问一答时,看上去老实笨拙的乌龟却机灵地爬出了足足有两米远,证明它很健康,我们就将它买了下来。

为了不让它感到孤独,我们又从宠物市场买了一只镜片大小的巴西龟,与它做伴。从那时起,老伴把它们戏称大龟和小龟。

它们刚来时,小龟吃大龟吃剩的食物就足够了。但小龟日长夜大,胃口越来越大,不久后就只能给小龟开“小灶”了。不到两年辰光,小龟长得与大龟差不多一样大小了,开始与大龟争抢食物了。

小一点的食物乌龟只要伸出脑袋就能用嘴直接吞食,大一点的食物咬在嘴里后,还要用前爪撕碎后食用。要是发生争抢食物,它们彼此就会伸出爪子推开对方。可见,乌龟的前爪还能当“武器”使用。从2014年夏天起,小龟抢食比大龟凶了,于是我们在投放食物时会偏向大龟。

别看乌龟黑不溜秋,其貌不扬,却十分爱

## 大龟和小龟的故事

陈士权

清洁卫生。当盆里的水浑浊时,乌龟就不肯吃食,因此在喂食前必须将水换清爽。乌龟不挑食,米饭、蔬菜和肉类都要吃,当然最喜欢的是小鱼、虾、螺蛳肉之类的食物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我和老伴还为了它俩做了一次“体检”。大龟体重600克,身长16厘米,身体最厚部分厚约3厘米;小龟体重750克,身长15厘米,身体最厚部分约为5厘米。显而易见,小龟超过了大龟。

小龟很顽皮,美餐之后,一咕噜就爬到了大龟的背上,像杂技演员似的叠罗汉。大龟一向很温顺,心甘情愿任其爬在自己的背上“出风头”。

多年来,它们对我们夫妻的脚步声很熟悉,只要我俩走近它们,它们就会昂起头来,饥饿时头会昂得更高,似乎在请求喂食。有时我们的脚步声异常,或在帮它们“洗澡”时动作有些粗鲁,它们就会发出“呼、呼”声,以示“抗议”。那次“体检”时,我们为它们量身长时,它们误以为受到什么威胁,张大嘴巴迅速咬住直尺,进行“自卫反击”。

光阴似箭,三个年头过去了,大龟和小龟都长到像我们张开手指时的手掌般大了,仍蜗居在塑料盆里,显得十分拥挤。小龟不肯安分守己,想方设法试图“越境”。它时常爬到

大龟背上,把大龟当垫脚石,它的两只后腿拼命向下伸直,两只前脚的爪子使劲攀抓盆口,但最终都因身体过重跌回盆中。

我们购买了一只32升的储物箱,改善它们的居住条件,谁知两个小家伙不但不领情,反而进行了“绝食斗争”。无奈之下,只得把它们搬回原来的“旧居”生活。我们准备在2014年入冬时,趁它们冬眠时把它们搬入新居,希望到来年春季暖阳,冬眠苏醒后它们能适应新居。

俗话说,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老伴在2014年12月被诊断为胃印戒细胞癌,手术后需要我尽心尽力“全天候”地精心护理,对大龟和小龟的饲养我已力不从心了,只能忍痛割爱把它们俩送到小区管理车库的阿五师傅。后来小区车库安装了电子门,不需要人工管理了,阿五师傅回新乡下去了,从此,我与它们失去了联系。

独居八年中,我时常想起大龟和小龟,想必它们一定能适应新居,健康、快乐地生活着。